

祖國的新農村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介紹了我國若干農村的新面貌：解放了的中國農村，由於實現了土地改革，消滅了封建剝削制度，解放了農業生產力，加上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，農民的物質生活、文化生活和政治覺悟逐漸提高，他們認識到只有組織起來，才能解脫貧困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，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，所以很多人走上了互助合作、集體生產的道路。他們的生活在一天天的改善，同時認識也提高了，新的人物逐漸成長起來。

書號：0321

祖國的新農村

編輯者：通俗讀物出版社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

（北京香餌胡同73號）

印刷者：北京新華印刷分廠

（北京東四馬市大街甲34號）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

開本：787×1092 1/36

字數：25千字

印張：1 2/9

定價：（4）一角一分

印數：1—25,000

1955年3月第一版

1955年3月第一次印刷

目 錄

在合作化的道路上·····	艾 方 (1)
霍山的泉水滋潤了三條溝·····	胡 曙 (6)
窮沙荒變成了富村莊·····	尙化遠 (10)
岳壁鄉的高利貸絕了根·····	陳 繼 (14) 王志迅
天山腳下的甘溝草原·····	袁逸波 (17)
苗區一農家·····	譚 軍 (21)
“蘋果集體農莊”·····	劉 羣 (25)
國營蘆台農場越來越壯大了·····	苗鳳剛口述 (32) 米榮運整理
新型農民的成長·····	趙憲斌 (36)

在合作化的道路上

艾 方

陝西省咸陽縣的渭濱鄉兩寺渡村，是一個三百來戶人家的村莊。這個村座落在渭河岸上，是一個渡口。村的東西兩頭過去各有一個不大的寺院，因此叫做兩寺渡。

這一帶的土地很肥美，是富饒的八百里秦川上的一片土地，渠道縱橫，盛產小麥和棉花。一九五四年，這裏得到了多年來沒有過的豐收。秋季，玉蜀黍、穀子已經成熟了，等着人們去收割；棉田裏遍地花白，男男女女從早到晚在地裏忙着摘棉花，到處是一片豐收的景象。

但解放前，兩寺渡的農民過的却是極其貧困的生活。解放後，他們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，組織起來發展生產，才一步步地走向富裕。

走在全村最前面的，是曉光農業生產合作社（以下簡稱曉光社）和它的社員們。提起它來，這一帶的大人小孩沒有不知道的。渭濱鄉是一九五四年的豐產鄉，平均每畝地產小麥三百二十斤，而曉光社每畝却達到了三百七十多斤。在寫這篇通訊的時候，秋莊稼雖然還沒有收下來，產量還不能最後確定，可是那些種地的老手，心裏早有個數目了。這裏有

一句形容殷實中農的話叫“四硬戶”——土地硬、牲口硬、農具硬、勞力硬。可是任何一個“四硬戶”，任何一個互助組的土地、牲口、農具和勞動力，也都比不上曉光社。

一天，社員馮增武吃罷晚飯，跟人談起了他半生的生活。按照馮增武的說法，他這個原來種着七畝二分地的四口之家，解放前被三件事情（其實不止三件，這只是他直接感受最深的三件）捆住了。第一，是國民黨抽壯丁，抽過他兩次，他沒有去，就出錢找人頂替，兩次的錢折合一千八百斤小麥；第二，是父親死，送葬；第三，房子毀了，蓋了間小房。從此，他揹上了很高利息的債務。他說：“加上土地少，養不起牲口，也就積不下糞，莊稼長不好，一年收下的糧食，吃了就還不上利錢，還上利錢就沒啥吃！辦法都想盡了，給人家當長工，賣短工……還是不行……。”

解放後，馮增武從高利貸的束縛下解脫出來了。他參加了互助組，又參加了合作社，生活年年上升。一九五四年，只算小麥的收入，他就比一九五三年在互助組時多一千三百七十五斤。但這還只是他全年收入的一部分。這一年，他夫婦倆大概做了一百八十個勞動日，每個勞動日分一萬七千元（舊幣，下同）左右，勞動分紅全年分三百萬元左右，加上土地分紅，全家全年可收入四百來萬元。這些錢折成麥子，就將近四千斤。

曉光社的社員，不只是多分了糧食，對於土地統一經營、初步分工、集體幹活的好處，他們體會得也較深刻。過去有牲口的社員都說：過去種地難啊！忙時候，人和牲口一

起下地，一起回家，牲口休息了，人却不能休息，要先推兩車土給牲口墊墊圈，沒有水要提水，夜裏一次又一次地起來拌草餵牲口，睡不了好覺。現在，有專人餵牲口，有專人搞副業，農活分配好，大家一條心地幹活，心靜、痛快、出活，還不顯得累。過去沒牲口的社員說：過去種地難！種子、肥料樣樣操持，就是組成了互助組，牲口、農具問題解決了，別的問題還是很多。入了社，過去解決不了的問題，都解決了。

這些事着實挑動人心。一九五四年春天，曉光社的麥苗長起來了，“到底還是社裏的麥子好”成了定論，有些人就到曉光社去要求入社。因為當時曉光社沒有擴大，入社問題沒有解決。這股勁一直憋到麥後，建社工作組來到村上，勞動農民中的積極分子，就首先要求入社了。

一九五四年秋後，曉光社已經從原來的十一戶擴大到一百四十四戶。同時，這個村又建立了兩個新社，一個三十四戶，一個八十一戶。這樣，全村百分之八十的戶數都入了社。

當建社工作組初到村上的時候，儘管要求入社的積極分子如何迫不及待，工作組的幹部研究了當地農民的思想情況以後，還是決定先進行思想發動，領導着羣衆廣泛地進行討論。這在建社過程中佔的時間最長，因為大家的思想覺悟是參差不齊的。一九五三年曉光社才建立的時候，有些人就會搖頭，不以爲然。很多人在“等一等、看一看”。看了一年，看出社裏產量大，社員收入多；過去搖頭的，現在有的已變成了要求入社的積極分子。但是，還有不少的人，雖然進了

一步，想入社了，但還得“考慮考慮，商量商量”。

自從一九五三年曉光社建立以後，農業社就是村裏農民日常談論的一個題目。不過那時是談社，談別人的多，時間隔了一年，話頭轉到自己入社的問題上來了。

討論是熱烈的。在地裏幹活的時候談，休息的時候也談，開家庭會商量、爭論，多少人興奮得夜裏睡不着覺，也有些人思前想後，因思慮過多而失眠。

思慮些什麼，有些什麼問題呢？有的老漢想：“地統一使用了，以後人死了往哪裏埋呢？再說，以後使用上拖拉機翻地，拖拉機過去就是一大片，不把墳頭蕩平了嗎？”有的婦女問：“牲口、大車入社了，走娘家怎麼辦？入了社按勞、按股分糧食，是不是也分柴？不分柴，沒柴燒怎麼辦？”中農戶土地、農具多，顧慮入社的牲口、農具算的會不會合理？入社後自己會不會吃虧？許多問題，本來是不應該成為問題的，在曉光社早把這些問題解決了；可是，不知道是由於疏忽還是“慎重”，在入社前，還有人拿這些作為問題來考慮。

工作組和辦社的幹部，組織了各種類型的人去參觀、訪問老社。他們參觀了拖拉機站給農業社耕地。當拖拉機在大片土地上開動起來的時候，有的人在後面量深度，有的人就專門看拖拉機耕到墳頭前怎麼辦。拖拉機耕的深，繞過墳頭，墳頭周圍的地耕得很好。一切平靜無事。他們回到村裏，逢人便說：“拖拉機就是好，看起來笨重，翻起地來却怪靈便哩！”“看拖拉機翻的地又深又勻，怎能不多打糧食呢！”原來

顧慮沒法走娘家的，顧慮沒柴燒的，等等顧慮也都消除了。無論曉光社或是其他的農業社，都同樣證明了：有牲口的農民入社不但不吃虧，而且有很多好處，中農也紛紛入社了。

殷實中農馮德升，現在是第二曉光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副主任（原來的曉光社擴大後改名為第一曉光農業社，其他兩個新建社叫第二、第三曉光農業社）。過去他家有兩頭大犍牛，一輛很好的大車。他原來過的也是苦日子，到了他弟兄手裏，家當才漸漸大了些。他勤勞，農忙的時候，早出晚歸，兩頭見星星；農閒的時候搞副業，會想出很多辦法。他節儉，並且近於吝嗇。在入社以前，他有沒有顧慮呢？有，而且顧慮很多。他說：“土地、牲口都是命根子，要交到社裏去，起初還能沒顧慮！可是再仔細一想，還是入社好。社裏糧食收的多，牲口、農具入社也計算得合理，大家都合適、都好。有人問我‘爲啥要入社？’我告訴他：‘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辦法沒有錯，走社會主義的路沒有錯’！”

一九五四年秋後，這村的三個農業社都已經組織就緒，開了個成立大會。第一曉光社因爲社大，牲口多，找不到餵牲口的大房子，正在蓋牲口房。三個社都已經準備好了肥料、種子、農藥，就要開始種麥，並且已經作出了一九五五年全年生產的初步計劃。結合訂生產計劃，供銷合作社和第一曉光社訂了結合合同。住在興平縣寶馬鄉的陝西機器拖拉機站也派了人，和三個社分頭訂了租用拖拉機的秋耕合同。社員們正在爲爭取一九五五年的更大豐收，爲更富裕的生活興奮地忙碌着。

霍山的泉水滋潤了三條溝

胡 曙

在山西省洪洞縣城的東面，霍山南邊的山腳下，有一個村子叫三條溝。這個名字，人們聽起來或許以為它是山溝裏的村子，其實不是；它是平原上一個低窪的地方，一條小溝把這個村子分成兩半兒，南半邊叫南窖，北半邊叫北窖。

溝裏面長着密密麻麻的棗樹和槐樹，把這個村子都遮沒了。從溝頂上往下看，好像是祖先們挖成的一個大花園，走到溝裏往上看，溝面上長的莊稼連着天。在三條溝，許多冬暖夏涼的窖洞裏，住着一百二十來戶人家，耕種兩千多畝地。但是解放前，村子裏多數人都過着吃不飽、餓不死的窮日子，受盡了地主的壓迫、剝削還不說，就是種的莊稼也氣死人。拿麥子來說，長得不如草，一年收一季，好地每畝打上個五、六斗，碰上了災情就別想收成。為什麼呢？原來這裏盡是乾旱地，在溝裏打井，也要打幾丈深才有水，吃水都困難，當然更談不上澆地了。所以，祖祖輩輩都是靠天下雨來澆地。

可是，說也奇怪，溝面上的莊稼地，距離能够澆千頃良田的霍泉渠，却只有三幾里地。而且離北窖不到三里地的村

子，那邊的莊稼地，都是澆着清清的泉水，那泉水叫霍泉。多少年來，三條溝村的農民有一個共同的想法：如果把霍泉的水引到三條溝村的地裏來多美呀！可是，過去這種美好的願望，只能是夢想。當天最早的時候，霍泉渠裏清清的泉水，還是被地主白白地放到河裏去了。那泉水呀，嘩啦啦地向河裏流着，可是三條溝村的農民盼着水呵，就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樣。

抗日戰爭時期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政府，曾經領導這一帶的農民，開過一條民生渠，三條溝村的農民，踴躍地參加了開渠工程。但是日本鬼子經常出來騷擾，挖渠的工程被迫停下來了，霍泉的泉水還是沒有流過來。

解放了，人民政府爲了滿足人民發展生產的要求，號召各地興修農田水利。山西省臨汾專署也於一九五二年成立了霍泉渠水利委員會，決定修復民生渠和新開民生渠。三條溝村的農民，知道這是好日子快來了，立即響應人民政府的號召，參加了開渠工程。可是，要使泉水能夠流過三條溝，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，首先要在村子東頭，從好幾丈深的溝底，築起一堵很高的壩橋式的渠道；在壩橋的南邊，還要挖一條涵洞，完成了這些工程，水才能通過這裏去澆地。這些困難並沒有攔住三條溝村農民開渠的決心，大家爲了早些讓水來澆地，許多人都積極地幫助築壩橋的工人抬石挑土，農民們還點着汽燈，日夜不停地挖涵洞，所以這兩項工程很快就完成了。這年的春天呀，真是一個不平常的春天！從來都

是乾旱的地方，這時候第一次有了清清的泉水來澆地了，農民們的歡呼聲跟着那嘩嘩的流水，一齊流進了永遠不再受旱的莊稼地。一直是乾旱的三條溝，這時流來了清澈的霍泉水，農民們靠天吃飯的年月是永遠一去不復返了。

一九五二年，是三條溝村農民生活中一個主要的轉折點，因為村裏有一千一百多畝旱地變成了水田。旱地變水田，驚人地增加了產量，過去一年種一季，現在一年種兩季；以前好麥地能打五、六斗，現在就是種一季的話，也能打兩石多，如果種兩季，每畝打四石還不止，足足增加三倍多呵！過去因為沒有水，種棉花的人少，棉花旱得簌簌地落鈴，到收的時候，每畝頂多不過三、二十斤；現在，農民們響應了人民政府種棉花的號召，又有水來澆地，種棉花的人家可就多了。拿皮棉的收成來說，光是一九五三年，好的收到一百斤，一般的也有七、八十斤，比以前多了好幾倍。

三條溝村的農民，隨着產量的提高，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。解放前，這裏的窖洞哪裏像個窖洞，都是黑不溜啾的土洞，現在的窖洞呀，已粉刷得亮光光的；大人小孩的穿戴不用說，連許多人家的炕上、床上，都有了花被和床單；大家不但有了餘糧，而且吃上了細糧；以前把飯鍋當茶壺的人家，現在已有了漂亮的茶壺、茶碗和熱水瓶，並且還有雨鞋和洋布傘了。村子裏的人們說：“沒有共產黨和毛主席，咱們哪裏有今天，別的不說，光是新開的渠道，好處就說不完啦！”他們還說：“再過些年頭呀，國家工業化了，咱們的

「生活不曉得還有多大的改變呵！」

八月裏，每當黃昏的時候，下地回來的農民，有的在結滿了果實的棗樹下聊天，婦女們利用這清靜涼爽的時刻，坐在窯門口剪裁洋布新衣。這時候溝裏的小學生們也邊跳邊唱着：“跳起來，唱起來，工作完畢多愉快……。”歌聲從溝裏飛到溝面，不斷地向人們傳送着三條溝裏農民幸福生活的喜訊。

窮沙荒變成了富村莊

尚化遠

河北省行唐縣城東北二十里，在沙河和曲河匯合的地方，有個村子名叫河合村。

村西邊是一片蔥綠的樹林，包圍着半個村子。這是河合村農民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，用自己的雙手栽培起來的防護林。在防護林保護下生長着的花生和紅薯，長得很茁壯。村東邊是一片金黃色的稻田，微風送來一陣陣的稻香。寬敞的大路上，滿載莊稼的大車，來來往往。孩子們活潑天真地走進學校。看到這幅呈現豐收、美如圖畫的情景，誰會相信五年以前，這裏還是一個被大片沙荒包圍着的窮村子。

原來河合村的村西面，是一片白茫茫的大沙荒。到了春天，大風捲起滾滾的白沙，埋掉了農民種好的莊稼，填滿了澆地的水井，並且撲向人們的住宅，連天空中的太陽，也失去了光輝。這風沙和封建的土地制度一樣，成了河合村農民最大的禍根。

河合村的農民們，曾經向風沙作過頑強的鬥爭。那還是抗日戰爭以前的事：那時，風沙埋沒了禾苗，河合村的農民

們就剷去沙層，再種上一次。他們還在耕種的土地邊沿上挖成溝壕、墊起地埂來阻擋風沙的流動；並且在風沙吹乾了的土地上打井、栽樹。就這樣不停地同風沙作鬥爭，終於把防護林帶造成了。但是，造好的防護林，剛剛要生長起來的時候，日本鬼子的鐵蹄踏到了這裏。這羣侵略軍隊，爲了修築碉堡，便把河合村農民辛勤培植起來的小樹砍光了。同時把沙河、曲河兩岸的洋槐和楊柳，也砍得乾乾淨淨。從此，再沒有什麼東西來約束洪水的氾濫，再沒有什麼東西來保障兩岸農田的豐收。村西邊一千八百多畝沙荒上的白沙，也更兇猛了。每到夏天，狂風捲起了沙土，一次又一次地埋掉了農民的禾苗。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十二年中間，村東的兩千畝肥沃的稻田，就被洪水冲壞了一多半。村西的沙荒，也藉着風勢，每年向前移動了一丈到兩丈。這樣一來，河合村農民的生活越來越苦了。全村三百二十五戶人家，有三分之二的戶數過着吃糠嚥菜的生活。

解放以後，人民政府派來林業技術人員，幫助河合村的農民營造防護林，再一次向沙荒展開鬥爭。全村的農民都動員起來了。村裏成立了造林小組和林業生產合作社。在林業技術人員的指導下，把沙荒劃成了許多林格和林網。這年秋天，河合村的西邊就栽了許多紫穗槐和小葉楊。第二年春天，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樹都吐出了嫩芽，長起了枝葉。

幾年來，河合村的農民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，積極地進行着造林工作。在一望無際的沙荒上，已經栽起了

百萬棵洋槐、紫穗槐和小葉楊，結成了五十三個林網和四條林帶。其中最大的一條基幹林帶，有四百零五丈長、六丈寬。這條林帶像一堵城牆一樣，從東北伸向西南。從此，河合村西邊的大片流沙，再不能危害農民，而是隨着人們的意志固定下來了。

村裏的人們，看到自己親手培植起來的防護林，一天一天地成長着，心裏有說不出來的喜悅。他們把防護林帶看作是自己幸福的保障，因此就特別保護這些小樹的成長。爲了保護這些小樹，他們每家都訂了愛林公約，成立了護林大隊，來看管這片和他們幸福生活密切相關的林帶和林網。

現在的河合村和解放前完全不同了，這裏已經成立了七個農業生產合作社。社員們使用着肥大的黃牛和強壯的驢馬，耕種着肥沃的土地。過去，村西邊白茫茫的一片沙荒，已變成了綠樹成蔭的樹林。原來靠近沙荒的五百多畝半沙荒地，已經被農民開墾出來，並且還打了井。農民蕭俊興的二畝五分半沙荒地，造林前每畝穀子只收四十八斤，現在打了井，安上了水車，把半沙荒地變成了水田，一九五三年每畝紅薯就收了一千五百斤，麥子收了一百二十八斤，比造林前的產量增加了五倍。全村農民新開墾的一百四十畝沙荒地，也逐漸變成了好地，種花生每畝平均可收一百五十斤。

河合村農民的生產增加了，生活也跟着改善了。現在，合作社的社員們都穿上了新的細布衣服，女社員們穿得花花綠綠的更是漂亮。村裏大多數的農戶都有了餘糧，一九五三年

全村賣給國家四萬多斤糧食。林業生產合作社社員馬銀山，在舊社會裏典房子賣地，一家人過着乞討的生活；現在已經上升爲中農了。

在防護林帶的林網中，農民們已栽上了四萬棵杏樹。他們還計劃在一九五五年栽種蘋果樹和梨樹。再過幾年，河合村的面貌更會不同了，農民的生活更會富裕了，原來是一片沙荒的村莊，會變成一個四季長青、萬紫千紅的村莊了。

岳壁鄉的高利貸絕了根

陳 繼 王志迅

高利貸剝削是農民千百年來的一條窮根子。山西省平遙縣岳壁鄉的農民，跟全國的農民一樣，對高利貸主有着說不盡的仇恨。

解放以前，岳壁鄉的一千七百多戶人家裏，曾經有不少的農戶，因為受高利貸剝削而失去了土地、房屋，出賣了親生的兒女，有的甚至傾家蕩產，逼得上吊自殺。拿農民王雙柱來說，他因為沒法生活，前後向地主和高利貸者借了四百塊白洋，連本帶利滾了三、四年，就滾到七百多塊錢，把十畝水澆地、三間房子、兩孔磚窖頂了債，還不夠，最後只得忍痛把親生女兒賣給高利貸者作了童養媳。

一九四八年，岳壁鄉解放了。在共產黨的領導下，進行了土地改革，農民分得了土地、牲畜和農具。全鄉農民都積極生產，想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。但是，小農經濟是無力抵抗自然災害侵襲的，不久，有的人又窮下來了，有的人又出賣了分得的土地。這是什麼原因呢？這是因為農村的剝削者還存在，高利貸者還沒有消滅，他們像毒蛇一樣緊纏在農民的身上，吮吸着農民的血汗。高利貸的利息是十分驚人的。